

由亚洲旧石器时代艺术提出的质疑

(澳) 罗伯特·贝纳里克

除了南极洲之外，所有大陆都产生过更新世时期的艺术。虽然美洲大陆留下的遗迹仅限于那个时代的晚期，且相当贫乏，然而，我深信对更新世的“直接的”断代，将可以从南美的岩画中获得。目前，冰河期艺术似乎在澳大利亚显得最为丰富，那里成千的岩画点有望成为它的样板。作为澳大利亚的岩画，已经表明它至少存在了三万二千年。旧石器时代艺术在南非也有发现，那儿画在一些便于携带物体上的画，已经断代为距今二万六千年～二万八千年之久。众所周知，在欧洲也有比西南欧著名的法兰克—坎塔布连崖壁画更古老的艺术。中欧雕塑艺术深奥精妙的传统，就比那些可以证明是属于法国和西班牙的发现物要古老得多。但是，也许正是亚洲超过了任何其它大陆，那里留下了大量的尚未为人知晓的遗物。

早就有人提出，美洲和澳洲最早的居民是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从东亚迁移来的。当初三个大陆早期岩画是非具像的，并且惊人的相似，也正如亚洲（例如印度、中国）的岩画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对于艺术起源问题的合理讨论不应局限于西欧的材料，它难免过于失之偏颇，尤其是英国和法国的著作。取而代之的应是把目光转向亚洲的远古遗存。我们先撇开原始人类最初究竟发展于何处这一问题不谈，应强调指出的是，亚洲占据了中心地带，该大陆不仅错综复杂，而且早期艺术发展也令人眼花缭乱。伊文·达文维特申认为尼安德特人还没有语言，他还描述说，处在猿人阶段的所有人类都没有语言，但他同意澳大利亚的第一批移民应当具有语言和艺术的能力！（他们大约在6万年前到达该大陆）

谁都会这样想，在论及艺术与意识起源方面，学者们定会对



太阳神，有着猫头鹰似的脸，亚洲塔吉克斯坦岩刻

The anthropomorphic being has an owl-like "oculo-face". Around the face there are two disks and numerous dots, as if some ideas or thoughts were coming out

亚洲产生特殊的兴趣，不是这样！有上千部论及艺术起源方面的出版物，然而，其中每部作品都说，属于欧洲特别是西欧旧石器时代后期的艺术，才是艺术发展的主流。首次有关旧石器时代艺术的亚洲版刊物，只是最近才试图搞起来的。但是人们发现，对发现物的有效断代，不得不通过直接地验证，以便排除在判定上的主观臆断。例如，来自中国峙峪地区旧石器时代的约 600 个左右所谓“刻花图案”兽骨，其中似乎无论那个都不像是人工制品，它们的刻纹基本上是由四个埋葬过程造成的结果。46 个刻有花纹图案的鸵鸟蛋壳碎片，据报告来自印度 6 个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其中只有一个属于人工制品，其余四十五个都是根菌作用的结果。这种情况我在别处论及象牙和兽骨时也已谈过。但是，搞这项科研项目所反映出来的最大困难，在于亚洲之外几乎完全缺乏相应的文献，以及亚洲学者对于源于欧洲长达一世纪之久的欧洲模式的谦恭态度。例如，印度、中国和西伯利亚（甚至加拿大）的学者一直试图以寻找动物的象生图形的方法来识别最早期的艺术，当然没有成功；因为大多数更新世时代的艺术是非具像的，而且也往往比西欧遗址发现的那种简单的动物形像复杂的多。甚至，一个属于很早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所谓“母神像”已经在印度发表了，几乎像似迎合欧洲人的模式和口味。但是，也没有成功。这个发现甚至从未有在一向内向的欧洲专家的著述中提到过。西欧的旧石器时代艺术的研究者们也没有考虑过奥克拉德尼克夫的有关 Shishkino 和 Tal'ma 的论断。即使对于俄国的可携带的艺术品的看法，在经过对此种艺术的诸多验证之后，也觉得西欧的知识对我们为害不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应该把西欧的旧石器时代艺术描述成似乎是提供早期艺术发展信息的最初源泉，因为有关这些重要的发展情况，它给我们描绘的是一幅早被完全歪曲了的图画。

由于在亚洲忽视对更新世艺术的研究，所以仅有一些最粗略的细节是有用的，如果人们认为其证据是合理而且可信的话。依照这种情况，有 24 个遗址可以作认真的考虑。然而很明显，几乎完全是二元的，德—捷东部欧亚大陆更新世时期的刻绘艺术是非

具像的或是“几何的”。这些来自俄国、西伯利亚和印度的可携带物体上刻划的为数众多的几何符号与中欧那些仅有的著名的更新世壁画艺术同样是真实的存在。而且现在属于早期更新世时期的艺术也在中国发现了。

既然从认识论、符号学以及结构研究诸方面包容的丰富内涵来看，原始艺术的非具像成分在科学价值上是比较重要的，那么，由于只注意了艺术的具像性这一较少意义的成分，而导致了一种艺术主体民族优越感的浅薄，在科学上也是不明智的。此外，全世界旧石器艺术的研究还暴露出中欧模式的某些其它缺陷，例如，从残存的旧石器时代艺术标本的分布状态、构成情况和统计数字就作出泛泛地推论，这是不恰当的。因为它没有考虑导致这个标本目前分布状态和统计数字特点的所有因素。这个因素的大部分完全不属于考古学和文化意义方面、而是与地貌学有关。他们的曲解已导致了一系列有关欧洲冰河期岩画艺术内涵和意义的无益的推测。由于它们局限于山洞，于是就被一些研究者看成具有文化上的意义，并把它作为艺术是产生在某地山洞里的证据。然而，艺术显然不是产生在山洞里，它只不过是画在那里，而且一般说来只是残留在那里，除非有一些明显的例外。

类似的情况是，对个别的具像成份和艺术风格的主观“鉴别”在文献著作中相当普遍，他们不厌其烦地解释，试图留下一点有限的科学价值；也许他们能够告诉我们很多有关这些学者们用以进行阐述的学识能力如何如何，然而关于艺术的流变，以及艺术家本身的情况却一无所有。这些对于分类学和艺术风格的主观想象就是欧洲旧石器时代壁画艺术断代学的基础。针对这种模式而言，业已指出的是，艺术的起源与具像的发生无关。那些表明象征主义的行为早在旧石器时代之前就已存在的大量事实，正在受到信守这种模式的人的忽视，对于将进一步证实上述事实已存在的大量证据来说，这种模式无疑是一种严重的偏离。

这一由亚洲旧石器时代的艺术，而且也是由其它大陆更新世时代艺术所提出的质疑，必将对已经获得的有关早期艺术发展的知识，开始全面的审查。替代它的将不再是欧洲惯于流行的那种

观点,甚至引人全神贯注的命题也已不是具像及其简单的解释,即由民族优越感所局限的意识和直觉作出的那种天真的解释,以及那种由于忽视挑选那些涉及分布状态,统计资料和构成等有助于断代特征的样品而导致出现的不良倾向。

孙新周 译自《国际岩画通讯》INORA 1992年 2期

注:本文作者贝纳里克为国际岩画团体联合会负责人

Abstract: "Challenge Posed by the Palaeolithic Art of Asia" Written by Robert G. Bednarik

Summary: It has long been suggested that the Americas and Australias were originally colonized from East Asia during the Late pleistocene. The early rock art of the former three continents is non-iconic and surprisingly uniform, as that of Asia (e, g China, India) also appears to be. Sensible discussion of early art origins cannot therefore be limited to evidence from western Europe, as has been the case almost exclusively so far. Instead it must focus on Asian.

